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六回 海上樓台別開眼界 客中親故細數心期

這六首詩多是形容上海的。卻說顧府上上下下的人也有到過上海的，也有未到過的。其未到過的見了這等地方，不禁口講指劃的議論。玳先先叫過秦成來，命他傳諭各人，大家莊重些，不許嘻嘻哈哈的輕狂，給人家看見了，說我們好似小戶人家似的，成個什麼規矩。秦成去吩咐了一遍，方才動身。一路上游手好閒者見了這一起人，便站住了讓他們過去，於是品頭題足，說這個姐姐標緻，有的說穿素衣裳的打扮得乾淨，有人說長方臉兒的姐姐好，面又白，笑起來有兩個渦兒，有人說這個瘦瘦身材的腳小，他在車上還和我笑了一笑。有人說那第一乘馬車裡一個白方面孔打扮得仙人一樣的，恐怕就是顧家的大小姐。內中一個人說道：「不差，他的名字叫爛污阿秀，是顧士貞的小老婆生的，還沒受茶呢。」有的說這位公子到也生得秀麗，不知道定過親沒有，恐怕年紀還輕未必見得定，內中一個人說：「你們真是胡猜，我和他老親，不知道麼？我七月裡還住在他們家裡，這位秀小姐今年十九歲，我和他做的媒，給南京內達士的公子，刻下尚無回信。倘占吉了，便要送六禮的。這位公子我和他是表兄弟，他十七歲了，是大夫人許氏生的，鍾愛異常。他在一國時候，已經聘定了陽參贊的小姐了。他最歡喜是女人，姊姊妹妹的，馬桶都肯倒的。連毛丫頭他也肯服侍，只怕老子。」眾人正在胡說巡差來了，他們都散。卻說顧母到了靜安寺，新宅西門口另有一條平路，車子可以一逕入內早有一班新新舊舊的家人僕婦，從大門口直至裡邊，先自跪接，然後垂手站立。顧母、許夫人、玳堅、蘭生下車，早有雲錦、風環、暗香、霞裳等一班上等丫頭先下車來攙扶，蘭生樂得無可不可，先跑到裡面去了，再走出來。玳堅也走上，去攙著顧母，一面吩咐楊泰去守了頭門，不許閒雜人等一人入內。又命秦成吩咐廚房，安排午飯。家人僕婦進來見了也趕緊吃飯，再來伺候差遣。舒少爺等一班迎接的人也同上頭一起開飯，所有行李先去照著冊上檢點一遍，吩咐畢，便同顧母進內。到大廳上看匾額寫著通德堂，裡面一進是內廳，是養志堂三個大字。所有排設，已經齊了，迎暉堂鋪飾得十分華麗，正中楠木大彌陀榻，榻上兩個紅緞繡墊繡枕，一只炕几，几上一架報點刻的西洋大自鳴鐘，在那裡咕咕閣閣的走。裡面一只獨幅本樞的天然几，几上一頭是景泰官窯大花瓶。瓶裡插著一枝木芙蓉，一頭几上是壽字，八音石磬。壁上一幅呂鳴謙粗筆墨畫曹昭續史圖，旁懸著大紅團鳳描金八言對，墨彩濃厚，一筆顏字，是鎮江朱廷琛寫的。聯句是：

少室經師，大家史筆；
擇林佛趣，學海文瀾。

兩旁紅木小單靠椅十六把，是大紅繡鶴縐紗墊，大紅繡鶴縐紗椅帔。東邊壁上是湯經常寫的八條珊瑚箋小屏條，西邊壁上八條洪葆初的工細蝴蝶。另有嵌螺七言木對一付，是吳淦寫的。聯云：

花簾紅漾詩魂瘦，
蕉館青扶鶴夢涼。

地上鋪著回文五福步步生蓮西洋毯，上邊是廣漆天平頂，地中間一只紅木大百靈桌，桌上一只古銅鼎，燒著安息香。顧母等方才坐定，秦成送上男女家人名單，丫頭接了，交給玳堅。秦成便先領著一班男僕小廝叩頭，叩畢起去。次是一班女僕同小丫頭叩頭，然後霞裳等一班上等丫頭叩喜，顧母命蘭生去拉他們道：「你們不必如此規矩，此時先到兩班叩頭的。」玳堅早已命月佩、霞裳預備了賞封，交秦成取出去，一一分給，正在忙著，只見胡順唐、舒知三、洪黽士、莊伯琴、莊仲蔚都進來道喜，接著又有金公館、湯公館、西領事總譯及親友男客數十起，都來道喜。玳堅命順唐、知三、蘭生到客廳陪著，共數十起，玳堅命快快開飯，趕緊吃完。親戚奶奶們又都來了，如順唐夫人洪氏、黽士夫人謝氏、許夫人的內姪媳婦鄒氏、許夫人的姨表妹孫太太、姑表妹賀太太、士貞的姑表妹黃太太，以及族中的朱太太、蔡太太、吳太太、王太太、曹氏、史氏、三姑娘、香姑娘等，也是數十起。顧母只陪著幾個近族的姪媳婦兒在內房歪著，隨意喝茶講話。許夫人、玳堅在內廳及議事廳兩處應酬，忙得很。直到四點多鐘，方漸漸散去。許夫人也乏極了，到裡頭榻上去躺著，外邊的客人也次第散盡，只有知三等幾個人。蘭生便溜了進來，去看祖母、母親、姊姊，同自己的房間。玳堅也同去把各房看了一回，祖母蘭生住在西首，母親和自己住在東首，月佩、暗香等正在那裡打開鋪蓋及箱籠等物，玳堅看了一回，吩咐了幾句話，指點掛的書畫、著衣鏡、牀榻、桌椅的位置，更衣的地方，又說須多找幾個人立刻安排。吩咐畢，方才有暇，重到內客堂，也乏了，在一張醉妃榻上命小丫頭倒了一杯茶喝著。方把男女僕執事名單取來，展開閱看。只見上寫著新增合府男女家人執事名單，男計二十五名，女計七名。玳堅便道：「所有執事，由順唐同黽士商量妥當之後，派定的，但雖是新招，尚有不妥。」因傳秦成上來說：「這些人性情馴劣，均不得知。你明兒須招一個拍小照的人來，把這些人分男女兩班，連我們帶來的家人除裡頭貼身姑娘外，其餘均令照在上頭。你須把各人的姓名在照上逐一注明，再送進來，將來便於稽查認識。」秦成答應著去了。到次日，果然照好了，送進來。這是後話不題。

顧母新遷諸事妥洽，所有賀喜的人，也大半已會過。玳堅因見這些新用的家人，派得不妥，當日又請順唐進來，把這各人細問一遍，填了年歲，便去回了祖母、母親。許夫人命他自己斟酌，玳堅遂重新分派把帶來人也並在裡頭。霞裳、暗香雖不甚通文，卻能寫字。遂命二人各寫一張分貼內外，上邊寫著：

新派合府男女家人執事名單：

總管一名：

秦成

司閩兼接信傳事送客二名：

楊泰 衛傳

值堂兼伺候上菜送禮收發書信二名：

周全 周基

內外書房管理書籍文具，兼合府一切所用書畫玩具並清書二名：

徐起 顧喜

管理宅門以外几榻、桌椅、牀枕、盆鏡、燈屏、花卉、盞盆二名：

孟守 顧壽

值內書房一名，兼管少爺衣服一名：

水月

值外書房二名：

顧福 柳煙

跟少爺二名，兼管出門衣服：

松風 梅雪

伺候上房購買物件一名：

尚行

馬夫兼抬府上物件及轎子二名：

王良 金勒

車夫兼管灑掃、扛抬物件及轎子四名：

茹飛 習成 服轅 辛勤

廚房兼買辦燒火洗滌上菜四名：

湯調 湯和 米珠 莘貴

茶房兼挑水夫二名：

解克 解樊

打雜三名，管理挑水澆灌、曝曬、滌廁、畜養、挑運灰穢：

狄清 狄威 狄靜

內室三名，管理上燈、添油、擦桌、煙袋一切傳喚：

楊昌 夏效 陰承

更夫及花園洗灌、栽種、看守四名：

嚴防 管龔 司慎 勞商

內茶房女媪二名：

夏家媽，曹四姐。上房內打雜差遣，兼漿洗滌溺，女媪四名：

張家媽，王家媽，茹家媽，湯家媽。

針線傳事，兼伺候頭等姑娘梳洗差遣，使女六名：

朱靜姑，孟貞姑，華穎姑，江慧姑，劉秀姑，侯媚姑。

三等額外使女四名：

小琴 小棋 小月 小霞

其餘上等貼身姑娘，老太太處雲錦、春雲、百吉、阿珠；太太處月佩、風環、秋紅、阿秀；少爺處霞裳；小姐處暗香、疏影、春喜十二人，照舊供職，不在以上之例。所有以上各職。派定後各自留心，勿得疏懈。如有不尊約束，及酗酒、賭錢、罵人、毆打、私出、推諉等情，一經發覺，即以家法重懲。倘有要事，准向總管告假，轉由上房批准，方可出門。其有不經稟准，容留並非府內之人，住宿吃飯，及干預外邊公事，漏泄府中議論，並妄造謠言，顛倒是非，一切弊竇，一體發交總管懲辦。如上房或有意外差遣，另加節賞。此諭。某年月日。

眾人看了這張諭單，便知玳瑁姑娘經濟，是一位精細、厲害、操家的小主子，便竊竊私議，大家警戒起來。這日，大家倦乏，七下鐘便催吃了晚飯，顧母、許夫人、蘭生略坐，談了一回，便臥。玳瑁請了順唐、知三進來，命秦成引導，月佩、暗香掌燈，自己隨同知三、順唐先到各處巡察一遍，將所有一切帶來的行李物件，照著冊上，一一的查點一通。諸色均齊只少了霞裳的第七號皮箱一只，玳瑁大怒，立命秦成查復，說：「你們漫不經心，這是秋姑娘的貼身要緊箱子，給誰抬去了？」順唐想是自己經手的，便不好意思起來，便同知三出去重查，又差人到船上去查問。此時玳瑁要想睡，還不能睡，在內客堂等著，且檢點本日的賞款賬項，外邊忙了好久，方查得這件行李，被燕卿抬行李的誤取，送到馮碧霄那裡去了。重新抬了回來，復稟到上頭。玳瑁方才放心，安睡。一宿不題。

次早玳瑁起身梳洗，吃了早點，傳命徐起，招幾個人把行李捆繩打開，按著各人送到上房疊好。其擺設應用各箱，即打開在各處擺設起來，並交給預定的陳設單子一張。徐起答應著，遵辦去了。玳瑁到祖母處來，顧母梳洗方完，許夫人也在那裡。蘭生已起身，命霞裳開箱，換了衣服。顧母命雲錦取來一碟蓮子粉糕吃著，向許夫人笑道：「昨日可也乏了，他們乏不之？」許夫人笑道：「乏得很呢。」霞裳笑道：「蘭哥兒衣服都沒脫，便把這個頭只是顛，虧得姑娘過了半夜方睡。」玳瑁笑道：「都是為你的箱，你饒不謝我，還說霞裳。」顧母、許夫人都不知道，問了玳瑁，方才明白。蘭生問：「燕卿住在那裡？」顧母喝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」蘭生便不問了。玳瑁道：「今兒把房子都去看看，恐怕午後還有事，又不得空。」顧母點頭，問二人吃過東西沒有，玳瑁道：「我已吃過了。」許夫人道：「我還沒吃，可吃了同去。」便命丫頭伺候點心，匆匆用過，方隨著賈母共四個人出來看屋。後面隨了霞裳、暗香、疏影一班人，先傳了秦成引導，玳瑁攜帶圖樣。先在門外看了四至，方到裡邊來看。

原來這宅房子，是一個姚提督造的。姚公雲南人，吞了款項，被御史參劾，房屋入官。不過造得七八年，同新建一般，堅固高大。朝南坐北，屋邊餘地，也造了輔屋，租人居住，屋共五進，前兩進每進七間，第三第四進每進九間，第五進樓房十間，西邊自第二進起至第三進通一條夾弄，為女客出入正門。外東西角門，東角門側一間為門房，楊泰、衛傳居之。再東三間小落屋，東西向，門前即是園牆，空出小天井。稍北又有向東向西背屋各三間，男僕居住，兼養牲畜雞鴨。西角門三間，安放車輻轎子，王良等車夫住之。又西間並無門窗，為馬廄。前即馬路，通到外邊。稍北一間，打掃夫等居住。後有廁屋，前廳之前有小廊，前廳東兩間乃周全、周基、孟守、顧壽、尚行住房。四首兩間，一間住徐起、顧喜，一間住秦成。前廳東首，另有一徑，可到書房。側首臥屋旁邊，也有廁房，前廳到正廳，也有穿堂。兩邊各有廊屋兩小間，顧福、柳煙、水月、梅雪居住。西首靠夾弄之西，也有廁房。從西書房到廁屋，須穿破夾弄。玳瑁吩咐將這門扇鎖，正廳名通德堂，有聯云：

詩禮淵源，清高門第，文章黼黻，日月光華。

是泥金八尺疋大對，仿著顏真卿筆法，是一個王爺寫的。上款士貞二兄屬，下款成志。中懸一幅群仙獻壽大堂軸。東壁八條黃庭堅的墨跡大屏條，西壁八條高其佩的花卉，東西書房各兩間，另隔小坐起。廳前有台階，庭心裡高梧桐兩株，廳四週有迴廊。東書房之東三間會客花廳，花廳後客房三間，兩邊都分隔為兩。旁邊便是茶房，正廳後翻軒後一個大庭心，中有甬道，圍隔離漆字欄杆。庭心裡種著老桂、玉蘭、芭蕉、紫竹，兩旁也有廊屋，堆放木器、磁器、瓦器，及上夜傳事，男僕坐地。再進為內客廳，便是養志堂。東首三間，中兩間為議事廳，三面皆是庭心，稍東一間為內茶房、議事廳。西首一間，分隔為兩後為更衣所。前為僕媪伺候，坐起地方。養志堂亦有聯云：

詩酒身閒鶯花趣永，林清味雋兒女情長。

是東洋織箋紙寫的，一筆歐陽率更體。上款士貞兄姻大人正，下款姻愚弟陽楨。中懸一幅南陔彩蘭圖堂軸，是詹尚魯畫的。西壁六條木框墨蘭乃是金繼之手，東壁六條也有木框的，知三寫的一篇後赤壁賦，通志堂首西為內書房，知三寫著競齋兩個大字，下邊一個小跋。顧福、柳煙住在後面，再西四間廚房，廚房之西為女廁，廁旁兩小間堆著柴煤油酒。養志堂裡面為迎暉堂，前文已表。迎暉堂東首五間，三間是許夫人的房，再東兩間是玳瑁的房。又打通東廂房兩間，南首兩間暗香、疏影居住，此處另有小門可以由廊房逕達議事廳後面。許夫人臥房兩間，西兩間為月佩、秋紅臥房，外邊分出大半間為吃飯坐起地方。顧母之房在迎暉堂西，共西間中一間做房，東兩間也分為兩，後半為雲錦、百吉臥房，前面一個小小坐起。蘭生的房在顧母西首一間，中隔碧紗廚，霞裳住在廚後。上房之後皆有小廂屋，為堆積箱籠衣櫥之所。迎暉堂後小小三間，為春雲、阿珠、風環、春喜的臥房。樓上堆積箱籠細巧各物，又做了四個內眷客房。命月佩一班上等丫頭輪班住在樓上，每班兩人，惟霞裳不去。蘭生房西另有小門，直通夾弄，又可繞到迎暉堂後面。

以上都是正宅的地勢規模。裡面花園通正宅的，共有兩門。一在迎暉堂許夫人房後面，一在議事廳東首一條小弄，可以直達花園。東南角洋式樓房，上下八間，旁邊小屋四間，北面八角亭，四面開窗。在假山上的日待月亭，其下老梅十餘株。亭西一帶竹籬，緣著薔薇餘。籬內燕子竹數百竿，籬外西北大廳上樓屋三間。廳是朝南的，名曰挹爽軒。前面寬廣一片草地，旁邊小徑，分種秋色。廳後三間極淺，門外都是芭蕉，名蕉塢。廳東面一間是延秋舫，旁有小池塘，中植荷菱，加以小橋，再後乃是花房，西南

角桂樹數十株，中有靜室三間，曰桂窟。園中都曲折迴廊，共三處小屋。珩堅忽然想著，吩咐秦成所有嚴防、管倉、司慎、勞商四個人，每晚派一個人在正宅裡打更，三個人住宿。園中三人中又派一人在園裡巡察，不許擊柝明火，只許暗巡。外邊也是暗巡，巡畢一次，方擊柝一次，如是輪班更替。倘有失誤，惟該班是問。秦成答應了。顧母等看畢，遂回到上房，坐定，覺兩個腿酸酸的。大家洗臉喝茶，許夫人笑道：「今兒也算大玩了。」暗香笑道：「我們這些房屋又新又大，今兒看起來，處處都有人住了，東西也堆滿，要再空出幾間也不容易。不知鄉下人家一門一屋的，怎麼住呢？」舒母笑道：「癡丫頭真不知窮人的苦，鄉間種田地的一兩間屋子，睡房也在這裡，灶間也在這裡，會客也在這裡，就便娶媳婦兒，也不過把蓆子來架隔著，就算新房。那裡好比我們內廳是內廳，外廳是外廳呢？」蘭生笑道：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美人寒士盡歡顏，說來真也可憐。」珩堅道：「我們遷來，受了親友的禮，也須請客，就在園裡罷。」許夫人道：「初次請客，在大廳上好的。」舒母道：「且過了初二喜姑娘那邊菊哥的剃頭再說，橫豈要接他們來的，便多住幾天逛逛園也好。」說著，已經開飯。

大家吃畢，蘭生寫了寄揚州的信，便出來。珩堅到議事廳辦事去了，雲錦等又說起逛園的事來，霞裳道：「最好把雪貞姑娘也接了來，知己的姊妹最是有情。好玩也不生分，可惜雙瓊姑娘沒見這個園。若是看見了，不知怎樣樂呢。」蘭生正立在那裡看壁上掛著楊東湖的山水，聽了這語，覺心裡突突的跳。呆了一呆，便煩躁起來，走到房裡睡了。忽然想起一事來，要找一件東西，豈知總找不到。想也想不出，不知擱在那裡去了。心中愈煩，相火上升，兩頰紅紅的便嚷叫。霞裳正說得高興，聽得蘭生嚷，顧母也說：「蘭哥兒在裡頭叫你快去，不知大呼小叫什麼？」霞裳急走過來，看見蘭生滿面怒容，因問道：「小爺，什麼事？臉上紅筋都凸出來了。」蘭生道：「什麼事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霞裳冷笑道：「倒也奇了，我亦不是做小爺肚子的胃蟲兒，怎麼知道呢？」蘭生努著嘴，坐在椅上道：「書箱上的鎖鑰。」霞裳道：「動身這前一天，我本來替你檢好，你說書箱時常要開，不方便，又取去了。我見你自己藏在身邊，怎麼問我呢？」蘭生道：「四處找到，不見。可掉失了，把這個箱打破了罷。」說著便要來打，顧母在外邊聽得，隔著紗窗說道：「你瘋麼？且再去找找，或者喚一個銅匠來開也使得。」這邊霞裳連忙去攔阻，說：「你又使性了，書箱破不打緊，倘然驚動了裡頭的東西破壞，怎樣呢？」蘭生聽得人情入理，便住了手，仍去坐著。許夫人聽得蘭生那裡吵，便叫風環過來問，知道掉了箱上鑰匙，因過去告訴許夫人，月佩聽得，便道：「我前天在輪船上檢得一個鑰匙，現在暗香妹子處，不知道是不是？」因過來和蘭生說了。蘭生便立刻到議事廳，暗香已同珩堅回了房了。蘭生趕到阿姊處，珩堅已知道了，命暗香取了出來。恰好蘭生來了，一看不差，喜得如獲至寶，口裡說：「多謝姊姊，那裡找得的？」便奔往自己房內去了。許夫人道：「你看還是這樣忙，慢慢走不妨，仔細門檻子上格倒了。到底書箱裡找什麼書呢，一刻等不得兩時辰。」蘭生也不聽得，回到房中，將第五號雜物書箱開了，檢出一個紫檀匣，匣裡取出一個小錦囊。霞裳走過來道：「你究竟檢什麼東西？」蘭生道：「你看什麼？」因連忙藏起，卻已被霞裳看見了，因低笑道：「你也不用藏，你不給我看，我和老太太說。」蘭生笑道：「並沒什麼，我找一瓶如意油，這回子大不舒服，擦擦頭。」霞裳笑道：「如意油不及如意人的好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不懂你的話。」霞裳笑道：「你不懂我懂得，那天你睡了，我和你換衣服我已經見了，不用鬼鬼祟祟的，他究竟幾時送你的。」蘭生知道不能瞞，便作揖央告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千萬不要和別人說，我忘不了你。」霞裳笑著，把身子避了一避，說我沒福受你這禮，你快再給我看看。只聽顧母又問起來，霞裳道：「找如意油擦頭。」蘭生深深感謝，遂同至窗口，霞裳擁著蘭生的肩細看一回，聽外邊有小丫頭名小月的說：「霞姐姐，姑娘叫你。」霞裳便去了。蘭生把小照掛在自己的衣襟子裡。

三十日，姑太太帶著雪貞來請安，說：「初二日請母親、嫂嫂、珩姑娘、蘭哥兒到那裡去賞光。」許夫人笑道：「昨日老太太還說，必定要叨擾的，我離開這裡不得，只得謝了。老太太腰裡新起了一個小癩瘡，不曉得他吃得葷吃不得葷。」顧母笑道：「昨兒起後，我拈了一回，好些了。我最貪吃好東西，不妨事的。初一日我還要去看戲呢。」許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好去，我不能去的，況且珩兒的親事雖已說過，還沒妥當。老太太帶了孫子孫女兒去罷。」此時雪貞正和珩堅親熱，講小時候同玩的故事兒。聽許夫人說起親事，珩堅便避到自己房裡。此時雪貞見房裡滿架書籍，還有畫具，因笑道：「阿呀，姊姊竟做了女學士了。這麼看起來，竟是蘭哥哥的房，不是千金小姐的房了。」珩堅笑道：「你這些書看過沒有？」雪貞笑道：「誰如姊姊博學，幸虧姊夫不考，倘是姊夫考了翰林，你這位女宗師先要考起姊夫來，倒是難事。」珩堅紅了臉，罵道：「小蹄子，給你好臉，你便猖狂，你會彈琴，望你將來嫁一個司馬相。」說到相字覺又說得太造次了，縮了口笑著。雪貞紅了臉說道：「我把你……你做姊姊的嘴裡胡吶，到底說的什麼話兒，我饒了你姓莊。」說著便擁了珩堅咯吱，珩堅最是怕癢，便道：「妹妹饒了我罷。」雪貞笑道：「你送我一件事物，我便饒你。」珩堅道：「什麼東西呢？送你一柄聚頭扇罷，我立刻來畫，好不好？」雪貞道：「也罷了。」遂放了手，蘭生看了心中歡喜。珩堅便尋出一張金扇面畫起來，雪貞倚在桌邊看。忽許夫人又來招蘭生今日須要出去拜客，蘭生便去。珩堅畫好了扇，姑太太方和雪貞動身。許夫人、珩堅從夾弄中親送到外廳口，看他登了車，方才進來。忽梅雪來說：「爺被莊家二少爺留著，要請吃夜飯呢，回來恐不得大早，叫我先回來給一個信，免得老太太、太太懸念。」霞裳道：「既這麼著你帶兩件衣服去，恐怕要換。」遂包了兩件薄綿直縫衣服，交給梅雪，說：「還是叫爺早些回來。」梅雪答應著去了。

原來蘭生出去拜完了客，到莊仲蔚店舖裡來。那仲蔚家在杭州，近日也是方到上海。一則賀顧府新遷，二則陳管賬新故，特來料理店事，三則珩堅的親事，他是男媒，特來替陽府議親，四則新科舉人諸又人求聘雪貞，來和伯琴商量。雪貞雖有遺產湖田四百餘畝，但父母都亡，也無兄弟，故均由伯琴、仲蔚代為管理，親事也由他二人做主。仲蔚和伯琴商議了，伯琴叫內子喜珍和雪貞說，探他口氣。雪貞知又是蘭生、雙瓊、芝仙的同門，心中雖願口中說不出，只得做了金人之緘。喜珍看他光景，知是願意，便和丈夫說了。伯琴遂和仲蔚定了這頭親事。以後如何再看第七章，便見分曉。